

河柳

第三部

鸡鸣风雨

刘斯奋 著

卷一

鷓鴣風雨

I247.2
519.2

【第三部】

鸡鸣风雨

刘斯奋／著

◎ 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责任编辑:骆 军

插图:林 墉

装帧设计:吕敬人

电脑制作:王 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门柳/第3部:鸡鸣风雨/刘斯奋著.-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1998.1

ISBN 7-5006-2704-1

I. 白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617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9.75印张 8插页 440千字

1998年1月北京第1版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000册

定价 26.20元(平) 31.20元(精)



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

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！

风雨潇潇，鸡鸣胶胶。

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瘳！

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

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！

——《诗·郑风·风雨》

主要人物表

DD-29/03

黄宗羲——字太冲，明末复社诸生，后官授明鲁王政权职方郎中兼监察御史。

黄宗会——字泽望，明末诸生，黄宗羲之三弟。

孙嘉绩——字硕肤，明九江兵备金事，后官至明鲁王政权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余姚义军督师。

冒襄——字辟疆，明末副贡生，复社四公子之一。

董小宛——原秦淮名妓，冒襄之妾。

冒起宗——明去职官员，冒襄之父。

钱谦益——字受之，号牧斋，原明弘光政权礼部尚书，后一度官授清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，兼《明史》副总裁。

柳如是——原盛泽名妓，钱谦益之宠妾。

钱孙爱——钱谦益之子。

陈在竹——钱谦益妻弟。

陈夫人——钱谦益之妻。

钱曾——字遵王，钱谦益侄孙。

顾杲——字子方，明末复社诸生。

吴应箕——字次尾，明末复社诸生。

余怀——字淡心，明末复社诸生。

沈士柱——字昆铜，明末复社诸生。

柳敬亭——说书艺人，外号“柳麻子”。

张维赤——字罗浮，明末诸生，冒襄之密友。

张岱——字宗子，明末诸生，官授鲁王政权职方主事。

查继佐——字伊璜，明末举人，官授鲁王政权职方主事。

查继坤——明末诸生，查继佐之兄。

洪承畴——字亨九，降清明臣，官授兵部尚书兼都察右副都御史、内院大学士、总督江南军务。

黄澍——字仲霖，降清明臣，洪承畴幕僚。

龚鼎孳——字孝升，降清明臣，官授吏科给事中。

顾眉——原秦淮名妓，龚鼎孳宠妾。

陈名夏——字百史，降清明臣，官授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

王铎——字觉斯，降清明臣，原弘光政权东阁大学士。

惠香——盛泽名妓，柳如是之密友。

李十娘——秦淮名妓。

李媚姐——秦淮名妓，李十娘之妹。

马士英——字瑶草，原明弘光政权内阁首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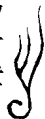
阮大铖——字集之，号圆海，原明弘光政权兵部尚书。

谭泰——清正黄旗都统，一等公。

黄安——黄宗羲之仆人。

冒成——冒襄之仆人。

李宝——钱谦益之仆人。



—

正阳门、崇文门和宣武门，是横贯在北京半腰当中的三座城门。从这三座门往北，属于“内城”范围；往南，则属于“外城”了。“内”与“外”虽然只是一字之差，但两爿城区，却因此被划分出了两个不同的天地。内城，是成祖皇帝迁都北京时改建的。当时大明王朝的国势如日方东，光华灿烂。内城的建筑也因之显出一派泱泱溶溶、博大雄强的气象。红墙黄瓦、画栋雕梁的紫禁城不必说，就连遍布城中的坊巷胡同，也全都收拾得纵横笔直，井井有条。虽然两百多年下来，人祸天灾，风吹雨打，许多建筑已日见破败，无复当年的旧观，但那种“笙歌归院落，灯火下楼台”的奢华架子还在；内城居住，也依然是上流社会人们无可争议的一份特权。

至于外城，情形就全然不同。毗连于内城南端的这爿外廓城，比内城要晚竣工一百多年。当年的嘉靖皇帝，被不断越过长城南下侵扰的鞑靼骑兵弄得焦头烂额，寝食难安，终于下决心在京城外围再修筑一道城墙，使之成为阻挡强敌进攻的缓冲地带。修城的初衷本是如此，也就不难想见事情的进行是何等草率匆忙。事实上，这道外城墙只修完南端一段，就停顿了下来，而且整个布局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真规划过，以致旁逸斜出的街巷，寒伧低矮的简陋平房，以及肮脏杂乱的墟场市集，就成了这一带历久不变的景观。无疑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除了在紧靠城门边上，偶尔还会有个把“淡泊之士”赁屋而居之外，一般来说，所谓“外城”，在北京上流人家心目中，压根儿就属于令人望而生厌的贫民窟。

不过，自从一年多前，由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统率的八旗大军进驻北京以来，情形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这些来自山海关外的进入者，衣冠之奇异自不待言，脑后还怵人地拖着一根长辫子。在入城之后的第二天，他们就下达了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，宣布自即日起，内城全部划归军队驻扎。原有的居民，不论是官员还是百姓，一律搬出外城去居住。敢有违抗者，以军法论处。

对于这样一道命令，在前朝崇祯乃至更早的那些皇帝在位时，或许还会有人敢于争谏，但是，自从经历了李自成攻陷北京的奇祸巨变，即便是过去最有头脸的那些人物，也因为大明王朝无可挽回的覆灭，变得终日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面对俨然以新主子自居的进入者，他们可是一点儿勇气也鼓不起来了。结果，经过十来天鸡飞狗走的混乱，原来居住在内城的人家，便像猛然刮来一阵狂风似的，一古脑儿搬到了外城，在穷街陋巷中挨挨挤挤地安顿下来。其中宣武门外一带，大约街巷房舍与别处相比，要稍为像样一点，于是又不约而同成了上流人家的汇聚之所……

眼下，已经到了清朝顺治二年的六月，距当初那场大搬迁，已经过去了一年多。这天中午，曾经是明朝的兵科给事中、如今又成了清朝吏科给事中的龚鼎孳，刚刚到内城去拜会过一位满族的贵官，正骑着马往回走，打算赶在午饭前回到他在宣武门外的住处去。

“嗯，看起来，往后即使再有什么变动，大局也只能是如此了！”沿着曾经是店铺云集，顾客往来，但如今已经变得空旷冷清的宣武门内大街，龚鼎孳一边往前走，一边默默盘算着，“大兵已经攻下江南，留都已经开门迎降，就连史道邻、

马瑶草拥立的那个弘光皇帝，听说也在芜湖被擒，正在押解来京。大明所剩下的一点气数，看来算是彻底穷尽。虽说平定四海，也还要一些时日，但这一统天下，恐怕已经非大清莫属了！”

由于局势的演变，同自己先前的估计完全一致，甚至推进得更快，龚鼎孳此刻，不觉暗暗感到庆幸，有一种远离劫难的轻松。的确，像他这样在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，曾经接受过“伪职”的明朝旧臣，如果当初像方以智等人那样，迫不及待地逃往江南的话，那么，纵使弘光朝廷宽大为怀，不予追究，到了这次清兵南下，也势必在劫难逃，吉凶未卜。现在由于自己坚决留下来不走，结果不但安安稳稳活着，而且还能照旧当京官。

“虽说在满洲鞑子手下做事，恐怕不会怎么痛快，但在前明时难道就痛快了？哼，不是一样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地过日子！如今再怎么着，也总比以往焦头烂额地硬撑着那个破摊子强。况且，他满人以化外夷狄之邦，要入主中国，只怕到底还得依靠我们汉官才成！”

这么暗自掂量一番之后，龚鼎孳就愈加心安理得。他从马上直起身子，开始怀着一种彻底解脱的心情，打量起沿途的景物来。他发现，清朝大军进入北京这一年多，除了发生过强迫搬迁那件事之外，别的方面倒还算是相当克制。不但如此，当权者还采取了一些颇得人心的措施，譬如以隆重的礼仪改葬崇祯皇帝；对于明朝的旧官，只要愿意归顺，一律以原职录用；以及宣布革除前朝的苛政等等，因此北京的局面一直比较稳定。虽然在内城，由于到处驻扎着重兵，市面不免比较冷落，出入城门时盘查也颇为严格，但一旦到了外城，就依旧行人熙攘，车水马龙。在六月耀眼的阳光下，各行各业的人们显出一

派随遇而安的“顺民”模样，照旧在为衣食而各自奔忙。“不错，时至今日，仍旧允许我汉家官民保留前朝衣冠，不必像他们那样剃发留辮，改穿马褂和开衩袍，这一层，无疑也是新朝善体民心之处！”望着满街上那些同自己一样，依旧把发髻藏在头巾或纱帽之下，身上的衣着也一如往日的行人，龚鼎孳于从容自在之余，又一次宽心地想，并且生出一种期望，觉得新朝果真能够心胸阔大，兼容并蓄，那么，以自己的精明干练，今后恐怕还大有施展的机会……

现在，他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门前。位于宣武门外东侧一条胡同深处的这个新住处，是一年前大搬迁那阵子，他同爱妾顾眉一起选定的。房子虽然小了一点，难得的是环境颇为清静。当时好几户急着找房子的人家都看上了这里，争着要买。末了，龚鼎孳看见顾眉特别中意，狠下心拿出高一倍的价钱，才把房子买到手。为这事，顾眉反而埋怨丈夫，认为前一阵子因为逃难，几乎弄得倾家荡产，手头已是相当拮据，实在没有必要花这种冤枉钱。不过埋怨归埋怨，对于丈夫的宠爱和体贴，顾眉其实还是十分喜欢。明显的证据是，一搬进来，她就指挥仆人，里里外外的忙得额头见汗。为着把这幢只有前后两进的小小四合院，收拾得整齐雅洁，不失身分，这个聪明能干的女人着实花了不少心思。“嘿，要是摸不透你的脾性儿，我龚某人也就枉在风月场中混这么些年了！”当时龚鼎孳在一旁瞧着，苦笑地想。此刻，他在门前下了马，把缰绳交给承差之后，忽然想起这件事，嘴角不由得再度现出无奈的微笑。

“啊，老爷回来啦！”当他怀着轻松的心情，穿过前院，匆匆往里走的时候，丫环小凤迎上来，行着礼说。

“嗯，太太呢？”龚鼎孳顺口问道，没有停住脚步。

“回老爷的话，太太在西间屋里。王妈妈来了，太太正陪着说话呢！”

“王妈妈？哪个王妈妈？”

“就是熊老爷家的王妈妈，去年逃难时同我家做一路的。”

龚鼎孳“哦”的一声，也就想起来了——去年四月底，正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引进清军击败，决定放弃北京，向西撤退那阵子，满城的居民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。龚鼎孳见势头不妙，害怕“王师”一旦打回来，会对他们这些“失节事贼”的旧官严加追究，于是串联几位同病相怜的朋友，举家逃出城去躲风头。当时结伴同行的，就有吏部郎中熊文举一家。这个王妈妈，是熊府的一位有头脸的女管家。本来彼此也不相熟，只因路上种种劳苦波折，常需互相照应，一来二往，也就近乎起来。回城后，这王妈妈也常会找个空儿，过来串串门，却一向都是由顾眉接待。“噢，是她来了。那就别惊动太太，你来服侍我就得了。”由于心情颇好，龚鼎孳宽宏大量地摆摆手，然后径直走进上房的起居室里。

二

龚鼎孳由小凤服侍着，刚刚换上家居的便服，顾眉就走进来了。曾经是秦淮河上风头最健的这位昔年名妓，自从两年前嫁给了龚鼎孳之后，就跟着丈夫住到北京来。虽然已经年近三十，但是岁月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。看上去，她仍旧那样风姿绰约，娇艳迷人。因为天气炎热，她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桃红女衣，下衬月白罗裙，脑后松松地绾了一个倭坠髻，益发显得珠圆玉润。自必得知丈夫已经回来，她才匆匆把客人送

走的。一踏进起居室，她就放下怀里那只乌云盖雪波斯猫，走近来，从小凤手中接过绸子腰带，一边给丈夫系上，一边吩咐丫环说：

“这儿用不着你了，张罗开饭去吧！”

随后，又悄悄亲了一下丈夫，巧笑盈盈地问：“相公今日出门拜客，可还顺利？”

龚鼎孳“嗯”了一声：“没有什么不顺利的，不就是同满人打交道么，小菜一碟，顶好对付！”

“噢，不是说，这个叫济——济什么的贝勒凶霸得很，谁都怕去见他么？”

“叫济尔哈朗。哼，别人怕，我却不怕！你别瞧满洲鞑子一个个十二片篷扯足，傲气得很，其实也是欺软怕硬。只要你不怕他，他便颠倒过来礼敬你了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，那——”

“待会儿再跟你说。先吃饭吧，我都快饿坏了！”这么把手一摆之后，龚鼎孳就径自走向饭桌，在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
龚鼎孳不再谈下去，是因为他虽然说得挺硬气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。那位济尔哈朗亲王的确没有为难他，但是让他在门房足足候了一个多时辰，到头来同他总共还谈不上五句话，就按照官场的礼仪端茶送客。如果不是在等候接见的当儿，从别的候见者口中，得知南京已经开门迎降的重要消息，他今天简直可以算是白出了一趟门。不过，这一类情况，龚鼎孳照例不会告诉侍妾。“横竖她知道了也没用，反倒生出许多啰嗦！”他想。

现在，午饭已经摆到桌上。北京不比江南，加上眼下还是大乱初定，百物奇缺的时节，即便是龚鼎孳这样的人家，在吃

喝上也只能从简。如今，饭桌上摆着的，无非是咸菜、小米粥就馒头，还有一小碟豆芽菜炒肉丝，已经算是难得的奢侈品。不过，龚鼎孳实在是饿了，也顾不上挑剔，抓过馒头就吃起来。正吃得香，忽然听见侍妾“噗哧”一笑。

龚鼎孳抬了一下眼睛：“嗯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顾眉摇摇头，腮边的笑涡忽闪着，“妾只是想起，刚才老是等不着相公回来，还只道那位什么贝勒留相公吃饭呢！”

龚鼎孳怔了一下，随即眼珠子一转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嗯，他是要留饭，可我嫌那满洲菜，老大一股膻味儿，便坚辞了出来。”停了停，发现侍妾没吱声，他又皱起眉毛问：“怎么，你不信？”

“哦，信，信！”顾眉忙不迭回答，随即用筷子夹了一箸豆芽菜炒肉丝，一边送进丈夫碗里，一边笑着说，“既是这等，王妈妈来说的那个事，没准儿就好办了！”

龚鼎孳顿时停止了咀嚼。“王妈妈说的什么事？又有什么事？”他警惕地问。因为为着显示自己能耐，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老爱招揽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堆给丈夫干，早已弄得龚鼎孳不胜其烦。

“是这么回事——”顾眉蹙起又弯又细的眉毛，叹了一口气，说，“刚才，熊老爷家的王妈妈来过，说起去年夏天在西城外逃难时，我们曾住过一阵子的那个金员外家，前些天让旗人把地给圈了去，还限令他们全家迁往三百里外的牧马堡去安置。若不去时，便连那边的地也一并勾销，让他们全家当叫化子去！你想那金员外七老八十的人，怎生受得了这晴天霹雳？急得当场中了风。他的家人走投无路，昨日便进城来寻熊府相

帮说情。熊老爷本是个胆小的人，哪里敢出头？熊太太寻思无计，才又派王妈妈过来转托我们。相公，你瞧这事……”

“你是说西城外那个老金头？他的地不是明明自家在种着嘛！怎么会给圈去了？”

“真是给圈去了呀！王妈妈刚才说，昨儿他家一下子来了好几个金家的人，都在前院里，哀哀地哭得好不伤心！”

龚鼎孳“唔”了一声，不说话了。关于圈地的事，他是知道的。早在去年十二月，朝廷鉴于从关外不断涌来的大批旗人无法安置，曾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因战乱被丢荒的无主农田，以及明朝的皇亲、驸马、贵族、太监过去所拥有的田产，全部没收，分配给本朝属下的王公、贵胄以及八旗兵丁使用。办法就是由主管的衙门按预先拟定的分配额度，发给长短不一的绳索，让旗人们到实地去丈量圈占，所以叫做“圈地”。不过，当时所颁布的命令说得很清楚，只是圈占那些无主之田。现在怎么连金员外家种着的田也给圈去了呢？看来，要么是执事衙门弄错了，要么就是下面的旗人不遵法度，趁势胡来。

“原来他家的地给圈去了。那——你可知道，是怎样给圈去的？”由于发现事情并非那么好办，龚鼎孳的口气已经明显透着迟疑。

顾眉却似乎没有觉察，只管把她从王妈妈那里听到的一五一十地倒出来。不过，其实也没有太多新东西，无非是那些圈地的旗人如何凶横，金员外一家如何苦苦哀求，又怎样挨了打；末了，田地、房屋给圈了去不算，连牲口、农具，还有两名模样长得周正点儿的女仆，也让对方一齐霸占了，如此等等。龚鼎孳默默听着，心中越来越不起劲。不错，去年在西城外逃难时，自己一家确曾得到过金员外的照拂；但是眼下他碰

到的这门子官司，却不是一件单个的事，而是关涉到旗人们进关后的生计，是朝廷一项重大决策。虽说像这样胡乱圈占，未必符合朝廷的初衷；但是，这朝廷毕竟是满人坐的天下，自己作为一名汉官，如果贸然出头说话，势必得罪旗人们不说，闹不好，还会落得个干扰朝廷大计的罪名。这可是万万不能干的！不过，他也知道，这位如夫人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。她会撒娇撒痴，会发怒放泼，还会……“哎，也罢，姑且敷衍着她好了，也省得她再啰嗦！”这么打定主意，龚鼎孳就抬起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件事，你也招揽得太快了些，只怕十分难办。不过，在满人中我好歹还有几个说得来的，赶明儿去访访他们，看有办法没有——无论如何，让你有个交待就是了！”

“我也知道这事挺难，”看见丈夫应允出面，顾眉顿时眉开眼笑，“可金员外好歹同我们相与一场，如今有难来求，多少总得给他一个面子呀！”说着，看见丈夫已经站起来，向寝室走去，她也就跟过来，并且赶先一步，走到床边，一边亲自动手替丈夫拂床安枕，一边又讨好地回头说：“告诉相公一件新鲜事儿——也是王妈妈刚才来说的，相公向常顶讨厌的那个孙之獬孙老爷，有人看见他这两日已经学满人的样儿，剃了发，留起了辫子，全家男女也都改作满人装扮，变得怪模怪样的，都快叫人认不出来了！”

这么一件新闻，在顾眉无非当个笑话儿说说，龚鼎孳起初也没有怎么在意。然而，他忽然心中一动。

“你说什么？孙之獬——剃发改服了？”由于意外，也由于吃惊，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。

“是王妈妈说的，她家同孙家大门对着大门。她还亲眼看见了！”顾眉说，因为正顾着整理床铺，并没有发觉丈夫的神

情变化。

龚鼎孳却“啊”的一声，不由得呆住了。孙之獬，现任礼部右侍郎。此人在明朝天启年间卖身投靠阉党头子魏忠贤，因此，到了崇祯皇帝即位，便被列入“逆案”，落得个削职还乡；直到清兵入关后，他才赶来投诚，因为善于钻营，很快就爬上高位。龚鼎孳本是复社成员，彼此也就照例成了政敌；加上他对孙之獬的迅速升迁又颇为嫉妒，因此平日提起此人，总是没有什么好话。不过，龚鼎孳仍旧没有料到，在新朝已经允许汉族官民保留前朝的衣冠之后，孙之獬竟然还要自行剃发改装！

“妈的，这阉党狗贼！真不要脸！”由于被对方的卑鄙行径所激怒，龚鼎孳不禁破口骂了出来。的确，保留前朝的衣冠，这可是满城官民经过竭力抗拒，才争得的一种“权利”，也是人们在受了吴三桂的愚弄，被迫臣服于满洲“鞑子”的武力和强权之后，所剩下的最后一点“自慰”。也许是基于自幼秉承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就连对前朝并无太多留恋的龚鼎孳，内心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如今孙之獬身为汉官，为着讨好满人，竟然做出如此卑劣的举动，这使龚鼎孳一听之下，确实不禁大为光火。

“相公，你这是——”转过身来的顾眉，发现丈夫正倒背着手，气急败坏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不禁一怔。

“这一次，总之都得被他弄死就是，都得被他弄死就是！”龚鼎孳管自咬牙切齿，并没有理会侍妾。

“弄死？谁被弄死了？”顾眉愈加莫名其妙。

“我是说姓孙的！是姓孙的要把我们都弄死！”

“姓孙的？哦，相公是说的刚才那个事呀！”顾眉这才恍然，随即撇着嘴儿，不在意地说，“他这么弄，也无非是想拍